



檐下记

打枣

□ 凌勇

枣树在我的家乡安义木村，是很常见的。它生命力强，生长快，产量多，只要有空地，乡亲们就会在自家门前种上几棵。

春天一到，枣树的枝条就开始吐绿。没过几天，整棵枣树就被嫩叶染绿了。

枣叶渐渐地茂密起来，绿色越来越深。随着天气变暖，几片叶子里面，悄悄吐出点点枣花，白白粉粉的，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吸引着三五成群的蜜蜂。这个季节是慷慨的，春风吹着枣枝，春雨滋润着枣花，枝条摆动，枣花簌簌而下，在树底下铺满薄薄的一层。

每次放学回家，我总喜欢绕道枣树下，观察它的变化。当枣花落尽，枣子便从芝麻粒大小长成绿豆、黄豆粒大小，再慢慢长到蚕豆那么大。

进入夏天，枣子疯长，青变黄，黄变红。雷雨过后，熟透了的枣子表皮炸开一道道裂纹，周身红通通的。看着红红的枣子，口水便在嘴巴里打转，真想伸手去摘几个！无奈主人看得越来越紧，小孩子们只能抓心挠肝假装路过。

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看小人书、放牛、摸鱼……尤其是打枣子，是一场盛大的狂欢。

一大早，枣树主人就举着长长的竹篙，从不同方向“噼里啪啦”拍打着枣树枝，枣子就像落雨一样，纷纷掉在地上。被打枣吸引过来的小孩子们，有的围着看热闹，有的奔跑着在树下捡拾，有胆大的还爬上树采摘。一时间枣树下热闹，欢声笑语不断。

我更喜欢爬到树上去采摘——紧紧抱住枣树枝干，左右手轮番用力往上攀，左右脚配合用力往上蹬。最后踩上结实的枝条，把竹篙子挂在树枝上，一只手扶着树枝悬着身子，另一只手不停地够着离得远远的枣子。摘枣子是个技术活，但难不倒我，不知不觉，身前的篮子满了，便用绳子小心翼翼地吊下树去。

临近晌午，一树的枣子差不多就收好了，看着满满的几大箩筐，主人会大方地送给参与打枣的小孩子们一人一竹筒枣子，算是帮摘枣子的酬劳。小孩子们拿着劳动换来的枣子，高高兴兴地去和家人分享，味道甜到了心底里。

枣子并不能被主人完全采摘干净，树上总会遗留两三两的枣子。我们把背心扎进短裤里面，使出浑身解数爬上树的高处，仔细地打扫“战场”——这些枣子最后总会被我们一个不留地摘下，塞进身上扎起来像个布袋的背心里，谁的肚子大，谁摘的枣子就最多。

不仅摘枣子，我们这群小猴子，还在枝条间蹦来蹦去躲猫猫比高低，有时候坐在树丫上聊天、搭房子，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风中就传来家长们此起彼伏喊自家娃回家吃饭的声音。

待到秋天，枣树的叶子黄了，随风落下，主人便把枣叶扫成一堆，聚在枣树根部当肥料。一人冬，风呼呼地吹着，光秃秃的枝条在风中摇摆，却怎么也吹不断。院子里，主人忙着把红枣加糖煮熟，准备晒干——这将是过年招待客人的一道地方风味美食。

忙碌碌，枣子便走完了它的一生。而我离乡，栖身闹市，每每想起老家，便想起那几棵朴实无华的枣树，和打枣的一场场热闹。



浮光笑

鸡毛换糖

□ 漆宇勤

在龙潭村，宰杀了鸡鸭后，拔下的鸡毛毛会被大人孩子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晒干，用于换糖或是换钱。

其实，除了鸡鸭毛，鸡鸭的脖子皮也是可以换东西或卖钱的。因此，每次杀了鸡鸭，脖子皮都会被孩子们小心地收好。

在龙潭村，每家每户一年里都要杀三五只鸡鸭。这些鸡鸭毛和脖子皮的去向大部分是货郎回收，有时候也有收购废品甚至专门收购鸡鸭毛的人上门来。

宰杀鸡鸭一般都是在冬天。龙潭村的人们将宰杀的鸡鸭拾掇干净后正好赶上烤火的季节，熏干了就成腊鸡腊鸭，成为正月里一碗上好的待客佳肴。拔鸡鸭毛之前，一般要用开水烫一下，因此拔下来的羽毛要晒干才能被回收。

初冬的阳光下，龙潭村几乎家家户户的窗台角落都摆着装着鸡鸭毛的簸箕。有时候没有放好，遇上一阵大风，满簸箕的羽毛被刮落在地，就真的是一地鸡毛了。

幸好，走村串户的货郎和收鸡鸭毛的人仿佛都能估算，总是赶在大多数人杀完鸡鸭不久后来龙潭村。

羽毛这东西，无论用重量还是数量来衡量似乎都不太合适。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人们，在龙潭村，羽毛是用“只”来作为度量单位的——这是“一只鸡的羽毛、三只鸡的羽毛”，这是“一只鸭子的羽毛、两只鸭子的羽毛”。不管是孩子们拿去货郎那换糖换零食，还是收购者上门来收购，总是用手扒拉一下簸箕里的羽毛，看几眼就能估算出体量：这是四只公鸡的羽毛，给你一个一块六角钱。

李子看着这些跟羽毛打交道的人，觉得他们简直是厉害无比，不管簸箕里是多少只鸡鸭的羽毛，几乎总是能准确估算出数量。有时候遇到家庭主妇或者狡黠的孩子，会多报一只两只的数量，收购者就会

讨价还价：“你们是不是记错了，明显没有这么多嘛，你看看这个尾羽，总共才这么几根，怎么可能有三只呢，肯定只有两只鸡的羽毛。”也有的收购者对一只两只的数量并不太计较，估摸着差不多，算好账又继续往下一个村子吆喝。

李子看着他们将一个个簸箕里的鸡鸭毛分类装进蛇皮袋中，就有些好奇：他们收了这么多的羽毛，再转卖出去要如何计算呢，难道他们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能够记清楚每一个蛇皮袋里总共装了多少只鸡鸭毛？

有一个好心的货郎就告诉李子，他们到专门的收购站去卖就不是以“只”为单位了，而是按重量，“收购站一个冬天汇总的鸡鸭毛都有几百斤！”李子这才恍然大悟。

但是很快李子又有了新的疑惑。龙潭村每年要卖掉这么多只鸡鸭羽毛，收购站每个冬天要收集几百斤鸡鸭羽毛，那么多的鸡鸭毛都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用途呢？

后来有一天李子在镇上的集市看到有人在卖鸡毛掸子，估摸了一下上面的鸡毛数量，仿佛就看到两三只公鸡炸毛，在那里掸灰尘，他心里似乎也为龙潭村众多的鸡鸭毛去向找到了答案。

当然李子也没法计算那么多的鸡鸭羽毛能够做多少个鸡毛掸子，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羽毛被收集后制作成了什么物品。

不过，对于鸡鸭的脖子皮，李子倒是很清楚被用来做什么了。龙潭村卫生所散发着浓郁中药味的药柜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抽屉装满了干燥卷曲的脖子皮。

鸡胗在龙潭村实际上是被另外一个具有典型赣西方言色彩的词语替代的，大家将它称为“鸡庆子”，或许我们用“鸡鸭的胃”来替代这个奇怪的词会更明白一些。这些“鸡鸭的胃”，内部有一层黄色的皮膜，撕下来后晒干，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了。走村的货郎按照五分钱或是一毛钱一枚的价格收购。

不过，李子一直到长大了，也没有弄明白鸡胗皮的药效是啥。



心香寄

外婆爱武侠

□ 魏世通

万万没想到，我那个只读过小学、一辈子围着灶台转的外婆，会爱上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

发现这个秘密，是在我读初中那年。我去外婆家过暑假，在她的枕头底下，摸出了几本厚厚的武侠小说。其中有一部页面发黄的《射雕英雄传》，正是被我翻烂后淘汰下来的。我惊讶地问：“外婆，你看得懂这个？”

外婆有些不好意思，搓着手说：“就看看画儿。”后来我才知道，她哪是看画，她是连蒙带猜，结合上下文，再加上我这个小小“翻译官”，硬是成了个沉浸式武侠迷。

犹记得那时，午后，我坐在小板凳上做作业，她就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遇到不认识的，就戳戳我：“乖娃，这个‘降龙十八掌’的‘降’是念‘翔’，还是‘酱’？”

我就给她当老师，也给她当说书人。她便不停地问：“这个黄蓉丫头，后来跟那个傻小子郭靖在一起了吗？”“那个杨康，为啥那么坏呢？”她的情绪完全被故事牵动，听到好人被冤枉会气得拍大腿，听到有情人终成眷属会笑得合不拢嘴。

外婆爱上武侠世界，悟出不少道理。她会说：“你看，郭靖这孩子，笨是笨了点，可肯下苦功夫，心地又好，最后成了大侠。做人啊，就得这样，不能投机取巧。”她也会评价欧阳锋：“功夫再高，心术不正，最后还是害了自己。”

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我的外婆，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借着武侠小说的桥梁，与我这个半大的孩子，拥有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江湖”。我们讨论书中人物武功高低，也点评人物忠奸正邪，俨然一对亲密的书友。

后来，我还给她买过很多字大图多的老年版武侠小说。她总是摇头：“还是你当年那些旧书好看。”我便知道，她怀念的哪是书？是那段有我坐在她身边，一个字一个字为她解读江湖的陪伴时光。

外婆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那几本武侠小说被她用干净的布包着，保存得很好。我翻开一本，里面还有她用铅笔做的、歪歪扭扭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记号。



生活秀

背锅的猫

□ 马海霞

小橘子是表妹从垃圾堆捡来的流浪猫。没满月的小奶猫，硬是她用针管喂羊奶给救活了。姑姑逢人就念叨：“这丫头待猫比待亲妈还上心！”

为证所言非虚，姑姑翻出六十多元一斤的猫粮让我看：“你表妹给猫花钱从不心疼，猫吃得比我都好。她工作三四年了，从未给我买过六十元一斤的点心。”说着又拖出一大箱的猫罐头、猫条和猫零食跟我吐槽：“这些也不便宜，她隔三岔五就网购，一半都是给猫买的，啥时候我才有这待遇啊？”

姑姑对表妹的“批判”大会还没结束呢，快递员又送来一大包猫玩具。她拆开包装，叮叮当当抖了一地，又引起姑姑不满，朝她“哼”了一声：“你的宝贝女儿知道你爱玩，可没见过她给你买过一个玩具，她这个‘小棉袄’四处漏风，指着她保暖，得天天得流感。”姑姑自己心里不平衡，跟猫争宠也就罢了，咋还玩上离间计，挑拨起父女关系了。我忙劝道：“您的退休金比表妹工资高，买啥不自由？小橘子抱来时身体就弱，若吃不好生病了更烧钱。”

这些道理根本说服不了姑姑，她还是气鼓鼓的：“不单是钱的事！她跟猫能眉开眼笑地唠上两钟头，跟我说不上三句话就心烦。合着我这当娘的还不如个毛团子？”我赶紧解释：“如今很多年轻人压力大，都指望养猫狗‘续命’呢，养宠物能解压，比旅游和看心理医生性价比高多了。”见姑姑没吭声，我又补了句：“现在年轻人抑郁症发病率高，网上这类新闻可不少。”姑姑叹着气，从猫零食里拆了包香嫩鸡胸条咬了一口：“嗯，还真好吃，贵有贵的道理。你表妹跟我说过，这鸡胸条配料干净，人也可以吃。”说着还递给我一根：“来，咱俩也沾沾猫的光。”

其实表妹非常孝顺，发了工资就请家人下馆子，也常给姑姑买衣服和护肤品。要我说，这母女俩较劲纯属鸡同鸭讲，老一辈把猫当家畜养，觉得给口剩饭，猫就得感恩；年轻人则把猫当家人对待，事事细致贴心。这代沟深得能开航母，我根本调解不了。

上月表妹突然辞职去南方闯荡，说再不折腾就老了。出发前最放心不下小橘子，对姑姑千叮万嘱要她照顾好好猫。表妹走后第三天给我来电，说姑姑发视频告知小橘子不吃不喝直叫唤，让我去看看它是否生病了。当天下了班，我赶到姑姑家说明来意，她笑道：“这猫让你表妹惯坏了！我偷换了便宜猫粮，它当然不吃，冲我喵喵骂街呢！”唉，让我这晚辈说什么好？再不喜欢猫也不能随便对付啊！姑姑见我面露难色，忙拆猫条边喂边说：“就喂了两三天便宜粮，专为让它叫，好拍视频让那丫头看看。她飞到千里之外，不牵挂我总牵挂猫吧。说猫不好好吃东西，她肯定在外面待不住。”我答应姑姑保守秘密，跟表妹视频时就没说实情：“我咨询宠物医院的医生了，医生说小橘子是一只通人性的猫，它是想你想得吃不吃不喝……或许，时间久了就好了。”表妹听着眼圈泛红，说想小橘子了。

半月后表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姑姑猜得准，她果然放不下猫。聊起近况，她跟我说了实话，其实是在外边也没很合心，工作还没原来好，房租水电还花钱，又不好直说怕被笑话，还是假托想猫就回来吧。得，我还得替表妹保密，对外统一说她为毛团子放弃了南方的高薪工作。

现在姑姑不再吃小橘子醋了，亲戚们还夸姑姑家养了只神猫，硬是把小主人从千里之外拽了回来。只有我瞅着小橘子日渐圆润的肚子感慨——这一年头，连猫都得替两脚兽背锅啊。

闲话铺

青灯萝卜

□ 吴锦

初冬的故乡，收完了秋，万物都歇了下来。这时候，菜畦里便只剩下萝卜了。

故乡的萝卜，是青皮的，长长的一截，大半身子埋在土里，只露出青青的一小段“肩膀”在外面，顶着几簇蓬蓬的墨绿的叶子。霜打了几回，叶子便有些蔫，有些边也黄了，可地下的萝卜，却攒足了劲似的，格外的脆甜。父亲挑一个晴好的日子，扛一把小锹，去地里起萝卜。他总是先用锹小心地松了四周的土，然后用手握住萝卜的“腰身”，轻轻一提，一根浑圆的萝卜便出来了。

父亲是做萝卜灯的好手，晚饭后，亮着昏黄灯光的厨房，便是他的主场。他搬个小马扎坐下，面前摆开一溜青皮的萝卜，还有一把他用惯了的小刀。他不急，先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眯着眼端详那些萝卜。烟吸完了，他才拿起一个萝卜，用刀尖轻轻旋去顶上的缨子和根须，两头削平，这萝卜便稳稳地立住了。

最见功夫的，是掏藕。他用那小刀，在萝卜顶面的中心，细细地划一个齐整的圆圈，算是给萝卜开了“天窗”。然后，刀尖顺着那圆圈探进去，一点一点，将里面的萝卜肉旋着挖出来。这动作，要的是腕上的巧劲，父亲的手极稳，刀子在他手里，像一个活物，贴着萝卜的内壁游走，挖出的萝卜肉，也不浪费，一圈一圈，薄薄地，透亮，盛在旁边

的碗里，第二天母亲会用辣椒同炒，又是一道爽口的小菜。

渐渐地，那萝卜便成了一个空心的青莹莹的罐子。他还要在壁上，用刀尖浅浅地刻画些花样。有时是几道简单的斜纹，像竹篱；有时是几瓣梅花，疏疏落落的；最讲究的，是刻上“平安”“福”一类的字。刀尖过处，并不刻透，只将那青皮划破，露出底下白嫩的内。他说，这样点上灯，光从这些镂空的花纹里透出来，才好。

灯做好了，还要做灯捻。他用母亲做活儿剩下的棉线，搓成一股，浸在菜油里半晌。然后，在萝卜灯底部，小心地穿一个小孔，将浸泡了油的棉线一头从底下穿上来，上面留一小截灯芯，下面拖着一小段，算是镇石。最后，便是往灯里注入半小盏清油了。

一切停当，他便会站起身，擦燃一根火柴，用手拢着那火苗，凑近灯捻。只一下，那灯芯便引着了，随即火光摇曳着照亮了四周。

这光，实在是动人的。它从那薄薄、青白色的萝卜壁里透出来，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壁上那些刻出来的花纹，便清晰地投射在桌面上，成了流动的影画。灯焰在冬日清冷的空气里摇曳，像一颗微微跳动的红心。

许多年后，我在超市里看见那些萝卜，便会想起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做萝卜灯的样子。那青灯一盏，如故乡的眼睛，亮在记忆的深处。



烟火帖

我的名字

□ 杨丽丽

确切地说我没有软糯的小名，也从没正经的大名。出生时奶奶随口喊了一声“丽丽”，就成了我的名字，这既是大人们口中的小名，也是随我一生的大名。

那时村里的娃大多是这样，名字不用费心思琢磨，田埂上瞥见啥，灶台上撞见啥，随口一喊就定了终身。有的叫狗娃，图个贱名好养活；有的叫麦穗，应着地里的收成；我这“丽丽”，许是奶奶那年春天在院子一角栽了丛野蔷薇，花开得艳丽，喊我时便取了花的灵气。喊出这声后，没人想着要再为我添个大名，上户口登记时，村里文书问奶奶我咋叫，奶奶笑呵呵地说：“丽丽。”这两个字便顺理成章落了纸。

奶奶对我从不高声。干完活，她粗糙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两下，朝着院子里疯跑的我拖着音喊：“丽丫头，回家喝米汤喽。”米汤是搪瓷碗盛的，上面飘着几粒煮得软糯的玉米粒，金黄的，很是诱人。奶奶在一旁看着我喝，笑眯眯地：“慢点喝，没人跟你抢。”她从没叫过我别的称呼，在她的心里，仿佛这个名天生就应该属于我。

后来我上学了，老师拿着花名册点名，念到“丽丽”时，我噌地站起来，脆生生地应答。有个邻村的同班同学也叫丽丽，老师便笑着区分：“以后我就按照你们年龄大小，喊你们一个大丽丽，一个小丽丽。”我觉得很亲切——原来这名字不关我事，还属于同长于乡村里的小丫头。放学路上，扛着锄头的大伯远远望见我，嗓门洪亮：“丽丫头放学啦？快回家，你奶奶蒸了红薯。”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大婶也会抬头打招呼：“丽丫头，过来给婶子说说，学堂里学了啥新字？”没人问过我的大名，在他们眼里，丽丽就是我，喊着顺口，听着暖心，像村里的植物一样自然亲近。

村西头的老槐树下是响起这名字最多的地方。夏天的傍晚，大人们搬着竹椅聚在树下乘凉，我和伙伴们围着树干追逐打闹，叽叽喳喳中总能传来奶奶的声音：“丽丫头，慢点跑，小心摔倒了。”“丽丫头，来喝点水。”……我便放慢脚步坐回到奶奶身边，小口小口地喝着奶奶为我准备的蜂蜜水。

有一年秋天，我跟着父亲去镇上赶集，遇到了父亲的老同学。他笑着问父亲：“这是你家丫头？大名叫啥？”父亲正要开口，我抢先说：“我叫丽丽，这就是我的大名。”父亲笑着拍了拍我的头：“对，就叫丽丽。”那个叔叔也笑了：“这个名字好，干脆响亮。”那天镇上人多，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可我总是觉得，没有比“丽丽”更顺耳的名字了。它就像村里的土坯墙、老井水，朴实又亲切，喊一声，就带着烟火气的回响。

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工作。城里的人初听我叫丽丽，总会愣一下：“这是大名还是小名？”我笑着说：“既是也是大名也是小名，我就这一个名。”他们便会赞叹：“真特别，比一些拗口又花哨的名字好记多了。”

现在，村里的长辈们依旧亲切地喊我丽丫头。每次回家，他们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拉着我问东问西：“丽丫头，在城里过得好不好？”“丽丫头，啥时候再回来看看？”我知道，这个名字里藏着他们对我的牵挂，藏着我整个童年的记忆。它像一根线，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生我养我的村庄，连着那些爱我的人。



第15期

樟树下

电话：0791-86849235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